



高考砺痕

□ 胡光贤

六月的蝉鸣裹挟着热浪扑面而来，我总在考场外的杉树下看见当年的自己，那个在命运冰面上跌跌撞撞的少年。

2006年第一次高考放榜，18分的差距像道冰墙，将我挡在大学门外。我拒绝复读，攥着打工手册钻进闷热的绿皮火车，奔向远方。

混凝土粉尘迷住眼睛时，我学会用掌心的血泡丈量生活，扛着一袋袋水泥爬五楼，汗水混着水泥浆滴在楼梯间。夜宿工地铁皮棚，潮湿的帆布床浸着丝丝寒意，远处的鞭炮声总让我想起攥紧的成绩单。

2008年初的凝冻灾害，让整个村庄成了冰雕世界，屋檐垂下的冰凌像倒悬的利剑。十厘米厚的冰层下，枯枝断裂声像命运的冷笑。我陪母亲赶集归来，在结冰的山路上重重摔倒，左脸撞出两厘米宽的伤口，鲜血在雪地上洇开暗红的花。母亲

用撕裂的围裙为我包扎。她鬓角的白发在风雪中颤动，让我忽然读懂了生活的重量。在社会漂泊的两年里，搬砖磨出的老茧、工头的哨声、铁皮棚的漏雨，原来都是命运埋下的伏笔。

那一跤彻底摔醒了我。2008年3月，我回到母校盘县二中，以社会考生身份备考三个月。凌晨五点的教室总是亮着孤灯，窗玻璃上的白气模糊了山峦的轮廓，物理试卷的红叉像荆棘。我咬着橡皮擦演算到手指渗血，终于明白，知识是凿穿命运坚冰的镐头。

第二次高考，1分的差距让我与二本失之交臂，像是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。幸运的是，我被降分录取了。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母亲颤抖着递来沾着泪渍的借条，准备好的8000元学费上个月被盗，家人为了不影响我考试，将真相瞒到了最后。

心灵站台
xinlingzhantai

生命的自由飞翔

□ 谢丽



清晨洗脸时，竟从镜面发现几根白发。尘世如霜，一点点晕染双鬓，发色在白炽灯照耀下发出颀颀寒光。我瞬间明白，岁月面前，我们是不可饶恕的臣民，无论你有怎样的期盼、不甘和反抗。

春是最繁茂的季节，如今我们要在时光中褪下生命芳华，似乎会有不忍睹视的落寞和寡淡。然而，即便青春过隙，生命也能以另一种形式飞翔。阅读、书写和行走，便是我们的生命在天地间的自由翱翔。

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激情，一些人似乎有更多的天然渴求。我素淡平易的外表下，也藏有一颗时刻搏动跳跃的魂灵。幼年时，父母制定的生活戒律，总让我产生轻微的抵触和反抗。日落而栖，日出而作的俗常生活，也常常让我十分困惑。为什么人们要在傍晚休憩？为什么要用一日三餐维持、延续生命能量？一些需要综合哲学、社会学、自然科学未必能够清晰回答的问题，一直困惑我的童年时代以及漫长的青春时期。

那时候，我还住在鲁西南一家棉麻公司的四合院里。写完作业后，我常常一个人在空荡荡的院子里行走，爬上高高的双杠架，极目眺望无际的远方……彼处是叠层翻滚的金色麦浪还是无边无垠的蓝色大海？由于未曾抵达，我无从感知，陪伴童年的是漫长寂寥的孤独和无从述说的心愿。那时候，父亲从城区新华书店买回的数本童话书和一架已经有些破旧的口琴，成为我日常生活的玩伴，在寡淡的守望中撩动着前方的向往。

闭塞的童年时光，一直是我青春时节成长的隐痛。后来，入大学进入都市，宽敞明亮的校园阅读室成为我最常停留的地方。我在广泛的阅读中汲取拨开混沌的智慧，在漫长的守望

贴在蚊帐顶上的梦想

□ 明伟方

三十九年前的夏天，我正在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紧张复习，准备迎接人生的重要时刻——高考的到来。

农村的孩子更懂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。没有城里孩子优越的学习条件，对光阴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唯有分秒必争，拼命与时间赛跑，才能与梦想更近一步。

每天在学校食堂草草吃完简单的晚餐后，同学们就赶紧回教室取书本，然后到学校四周的小山包或田头地尾捧读起来，直到天黑才再回教室上晚自习。白天紧张地上了一天课后，不免有点头昏脑

胀。这时走出教室，放放风，换换脑筋，趁机背记一些知识点，效果较好。

我喜欢漫步在田埂，置身于开阔的大自然里，摇头晃脑地背英语单词或政治，悠然自得，无人打扰。微风吹来泥土和庄稼的芬芳，沁人心脾。心情好时，我就随心所欲地唱唱歌；心情不好时，我也会对着茫茫田野大声吼几嗓子，发泄一下情绪。望着青青禾苗，在农民的辛勤劳作、精心培育下，逐渐成长为一一片片金黄的稻浪，丰收在望，我不止一次地想：我也会收获自己的梦想吗？

当年，学校的住宿条件十分简陋，我

长河浪花
changhelanghua

树荫

□ 薛文建

麦地头的那一片树荫
是我在麦地刈麦时
最向往的地方
我总想丢下淌汗的镰刀
跑进绿荫里，让田风擦擦身子

那里还有啤酒、火腿肠和咸鸭蛋
和夏日里临时的供养
小憩着烈日下的凉爽
当镰刀在麦田下岗之后
地头的绿荫渐渐被遗忘在夏季

现代观刈麦

□ 王海明

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
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
登场刈麦子，钢铁巨龙翔。
麦浪随镰倒，粒粒皆归仓。
妇姑携童稚，围观机器忙。
往昔负重影，今朝尽消亡。

但见暑气蒸，背灼炎天光。
人机协同战，惜时趁日长。
政策如暖流，普惠暖农桑。
补贴种粮户，致富路宽广。
今朝观刈麦，科技显锋芒。
国富民同丰，幸福满粮仓。



茶赋

□ 周天玉

夫茶者，盖天地之灵气，孕嘉木之精英，生于山川，长于坡岭，始肇于神农，大成于《茶经》，揉捻烘焙，去质存青，盛以燥器，凝香聚灵。

若夫燥喉欲饮，案牍劳形，酒酣耳热，劳作农耕，行旅途远，日高汗蒸，好友小聚，大宴宾朋，孤身思远，梦断深更，煮沸水以解残酒，烹热茶以慰燥胸，则遇水而灵醒，展毫紫若初萌，本幽曲而有度，今舒张而从容，清香四溢，甘醇馥郁，无白酒之浓烈，无汤药之苦辛，芝兰芬芳，翠叶轻灵，纳山川之风韵，聚旖旎于壶中，闻之气爽，饮之神清，驱炎炎之暑气，御冽冽之寒风，明目提神，去燥生津，忧思尽涤，烦恼无踪，疲态转安，丰姿清明。

名士以香叶待客，高僧以斗茶为荣，上流以玉杯名瓷显贵，乡野用粗碗陶盅相盛，贫者不嫌陋叶，富者尤爱香茗，豪客以倾壶痛饮，雅士则微呷轻

曹风

暗香疏影

李陶 撰

最难忘

zui zuinanwang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农业还没有实现机械化，农民耕种基本上还是靠人力和畜力。从耕地到收获，农民所付出的艰辛是现代难以想象的。所以那时候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特别爱惜粮食，每到收获时节，田地里的谷物收上来之后，人们还要拣拾遗留在地里的谷穗，尽量不让一粒粮食遗漏在田里。

那时，每到麦收季节，学校都要放一个星期左右的忙假，让学生回家协助大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农事。割麦、挑麦捆，捆麦这些重体力活是大人的事，我们小孩子帮不上忙，但收割后到田里去拣麦穗，孩子们就是“主力军”了。

记得著名作家张洁在《拣麦穗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当我刚刚能够歪歪咧咧地提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，我就跟在大姐姐身

后拣麦穗了。那篮子显得太大，总是磕碰着我的腿和地面，闹得我老是跌跤。”我也是这样，五岁就跟在母亲后面拣麦穗了，只不过母亲给我的是一只小竹篮，而她则挎着一只硕大的竹筐。

拣麦穗大多是在午后，此时劳作了一上午的农人大多要小憩一会儿，而母亲却不顾劳累，挎着一只大箩筐走向田野。我闹着也要去，母亲拗不过我，只好给我一个篮子。晌午的阳光热辣辣的，田野里空空荡荡。母亲弓着腰，双眼紧盯着地面，仔细地搜寻着，不放过一支麦穗。我在母亲身前身后奔跑着。我很少看到麦穗，看到的都是蚂蚱和蝴蝶。我放下竹篮，去追赶它们，捕捉它们。母亲嗔怪道：“别光顾着玩，拣麦穗啊。”我嘴上答应：“晓得了！”可手里还是拿着刚捉到的蚂蚱

母亲带我拣麦穗

□ 吴建

小小小说
xiaoxiaoshuo

诚实的“代价”

□ 呼庆法

一觉醒来，已近上班时间。我匆忙穿衣、洗漱、下楼，冲向小区停车场，开门、点火、轰油门。就在我驶离车位时，一不小心刮蹭到了旁边一辆白色的轿车，我迟疑片刻，还是一脚踩下了油门，向公司快速驶去。

上班后，我心中总有那么一丝不安，不知不觉就会想起蹭车的事，于是我开始在心中一遍遍设想自欺欺人的结局。譬如，车主也像我一样，一觉醒来，着急上班，开车几天后才发现了刮蹭的痕迹，自然也就想不起是啥时候在哪儿出的差错。另一种结果，就是刮蹭也不怎么碍事，车主也懒得为这点小事耗神费力，选择不了了之。再一种就是车辆在车场停了10多天，等车主用车发现刮痕时，到小区物业去查监控，案发时段的录像早被覆盖。一天就在这样不切实际的推论中，消磨到下班的时间。好

在，这一天，手机没有陌生号码响起，让我悬着的心有了一丝安慰。

开车回到小区后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我停好车，就悄悄从停车场的另一边走过，一看白车还停在原位，心一下又悬了起来。我看了一下周边没人，就俯下身，仔细打量白车的刮痕。让我庆幸的是，只是在前轮翼子板上有一道细细的划痕。车主如果不仔细，根本看不出来。

回到家后，我还是有些不踏实，心想要是车主明天开车，发现自己的新车被刮蹭了，会不会气急败坏地去找物业查监控或报警。这样一想，我额头瞬间沁出了汗滴。

我赶忙打开手机百度，在搜索栏里输入“小区刮蹭车辆逃逸会追责吗”，妈呀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搜索结果显示，小区蹭车逃逸，一旦属于警方追查以后确定的，一律按照交通事故肇事逃逸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……

凭我多年的经验，就那个刮痕，修复一下，最多也就100多元。与其让警察上门，不如自己主动赔偿。拿定主意后，我急忙到白车上找车主手机号码，未果，又主动到物业去查询车主的电话号码。

在和车主取得联系后，一听说自己的爱车被刮蹭，电话中就能感受到车主升腾的怒火。他气急败坏一通抱怨，我在这头只能唯唯诺诺地赔礼道歉。车主让我等着，他一会儿就到。

10多分钟后，只见一位青年男士匆匆从小区后排的楼院跑了过来，顾不上理睬我，就开始仔细检查自己的爱车。看到只是细微的划痕，他的情绪才有了稍许缓解。

他问我：“准备怎么处理？”我说：“能怎么处理，修呗。”